

徐萧 Xu Xiao 著

80+ 中国80后诗系
Chinese Poetry of the Post-1980 Generation Series

白云工厂 The Cloud Factory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白云工厂 | 徐萧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云工厂 / 徐萧著. — 银川: 阳光出版社,
2013.3

(中国80后诗系)

ISBN 978-7-5525-0714-0

I. ①白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48439号

白云工厂

徐萧 著

责任编辑 李少敏 谢 瑞

封面设计 蒋 浩

责任印制 郭迅生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阳光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yangguang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10560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5

字 数 160千

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25-0714-0/I · 319

定 价 24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献给我的母亲肖玉秋女士

所谋或许更大更远

——“中国80后诗系”总序

西川

关于“80后”能否作为一个批评概念，我就不再饶舌了。我在最方便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。我面对的是一群年轻人。

在对80后诗人诗歌有限的阅读中，我读到过清秀的人、清秀而干瘪的人、清秀而身体奇怪得沉重的人、肥胖的人、灵敏的人、闭眼的人、不好意思的人、独自发狠的人、独自发呆的人、暧昧的人、爽快的人、对失败感无限夸张的人、以堕落为时髦其实内心向上的人——这些形象，我在70后、60后诗人的作品中也读到过。但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在80后诗人的诗歌作品中读到过坏人，或者半坏不坏的人，或者假装坏人的人。当然也没有读到过兴高采烈的人。

在80后诗人的诗歌中我读到了“个人”，读到了“我”，我认出那是芸芸众生中的“个人”或者“我”。地域性在个人那里是被强调的，但在大多数80后那里是被弱化了了的。一度被放逐了的“文学性”正在回归。政治问题被生活化、现场化处理（或者不处理）。在前辈文学中，反道德的紧张感正在下降，但道德感并没有被加强。一些年前，“表层生活”被引入诗歌以对抗“深度”，现在，这“表层”又被80后开掘得深了些。生活中的娱乐化比比皆是，文学中的娱乐化也不鲜见，但80后诗歌的娱乐化是有点严肃的娱乐化，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还

年轻。

据说“80后诗歌”这个说法是到2000年以后才被提出来的，但讨论80后诗歌可能就不必将时间追溯到90年代中后期，也就是1997、1998年，因为从1992年开始的由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效果，到那时，我们已能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了。它带动了生活方式的变化、道德状况的变化、文化视野的变化。诗歌界内部还曾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争吵：究竟是以口语书写日常生活，还是坚持精神化的写作？究竟要不要与西方接轨？对于这场争论，80后是少年旁观者——在他们长成青年以后，他们觉得，切！这种破问题也值得争得面红耳赤！

90年代中后期以来，中国社会经历了娱乐化、城市化、网络文化的泛滥、网络媒体和传统纸面媒体对当代生活的事件化处理、大学教育的规范化和平庸化、知识界的左右分裂、诗歌界内部的高低分裂等等。分裂，从个人到团体，从肉体到精神，我们看得太多了。不过一般性地谈论问题总有危险，除非你是个哲学家。即使面对同样的历史现实，人们的观点也可能很难有交集。这就是为什么1971年，当福柯和乔姆斯基相遇在由方斯·厄尔德斯主持的辩论会上时，两个人很难沟通的缘故。福柯从历史逻辑角度出发不承认有先天的人性，乔姆斯基从人的生理结构出发认为人性是存在的。乔姆斯基几乎听不懂福柯在讲什么。

我想，中国的80后诗人之间也有相互听不懂的时候，尤其是在他们为一些大概念而争吵的时候。一些在70后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已经呈现在80后面前（有些诗人、艺术家倾向于认为他们不需要考虑理论问题），例如：在诗歌写作中，有没有中国性？要不要民族主义？常挂在我们嘴边的“现代性”究

竟所指何物？古典中国与当代中国之间是什么关系？后辈对前辈只能简单地继承吗？究竟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经济、社会发展，以及发展所带来的问题？个人的位置在哪里？60后、70后之间相互争吵，大家几乎还是能听懂对方在说什么，但常常相互不买账。80后之间是否能够相互听懂，我看是一个问题。而相互不一定能完全听懂的人能在一起结下友谊，这是一道奇怪的风光。

诗歌写作的现场正在起变化。诗歌小圈子还在，但以往小圈子所针对的共同敌人已经不在；小杂志还在，但已经可以找到赞助了。南方和北方的不同还在，但南方和北方的诗人们来往更方便了。一向被夸张的失败感还在，但深入失败的人少了。诗人们之间玩着“暧昧”，可以将“暧昧”玩到疯狂，但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那种疯狂。诗人们的创造力还在，但不约而同地有点小资了。有才华的诗人代代都有，但有意义的诗人却不常见。诗人重要的是发现自己的问题，并与古今中外的诗歌、文学、文化、生活展开真正的对话。

我接触过几位不一样的80后诗人。他们给我明显的感觉是敏感，有才华，有抱负，他们写作和阅读的起点较高。他们当中多数人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这意味着他们的朋友或同学们也受过良好的教育；即使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，他们接触到的诗人同道的文化程度也会较从前为高。因此，当他们说话，他们听者的审美选择、文化选择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选择。60后或70后的话题，对80后来说或许已经让人疲倦了。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找到自己的话题。而话题总是和问题拴在一起的。中国当代社会一点也不缺少问题。

我猜想，当80后说到当代中国文化时，他们是以世界文化作为背景的（普世价值之类）。当他们阅读外国文学时，他

们手中的译本几乎会被当作中国文学。当他们思考来自国外的哲学、文化命题时，他们几乎会把这些命题当成出自中国本土的命题。他们每一个人都面临一个超饱和的信息世界。他们听音乐、看电影，对时尚毫不陌生。他们生活在朋友圈子中，朋友们都是聪明人，相互调侃又相互砥砺。他们生活在朋友圈子中，但有可能又是忧郁的。一般说来他们熟悉文学现场，他们的文学抱负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展开的。

50后、60后的写作已经在那儿了，其中许多人已经干不动了。70后的也已经在那儿了，他们不得不将50后、60后的写作作为赞成或者反对的对象。他们中有的人有时候很猛烈，会让人想到英国“愤怒的青年”或者美国的“垮掉派”。而80后其实也不得不将70后作为自己赞成或反对的对象。但就目前情况看，80后似乎有些不屑于将70后作为反对的对象。他们所谋或许更大更远。无论靠感觉写作还是做理性抒情，他们都面临着一个究竟是顺世，还是混世，还是逆世，还是创世的问题。他们的创造力正在寻找落脚点。

2012年9月24日

目录

辑一：静物

- 静安寺观雨 / 3
雪加速的姿态 / 5
第二次造云运动 / 7
松软 / 9
观影记：给V / 10
幽微之域 / 11
仲秋，亚热带开花植物的情欲 / 13
北区观荷手记 / 15
历史学青年 / 16
情感教育 / 18
肖玉秋 / 20

辑二：楔入

- 还乡：致阿Z / 23
与水书 / 25
重调《与水书》 / 26
阅读术 / 27
所有的夜晚 / 29
声音牢城 / 31
高速公路 / 33
夜读宋诗 / 35

送慕容嫣赴日 / 36
自足 / 37
狐岩洞记事 / 38
途径青石崖停车 / 40
暮良文王 / 41
山精博物馆 / 43
标准读物 / 44
秦岭 / 46
夜宿汉中 / 47
诗赠绿毛水怪、谷禾禾 / 48
封存术 / 50
对照篇 / 52
春夜微烧，头重脚轻怀远人 / 54
本北高速漫游 / 56
妞河 / 58
栖止：赠M / 60
威远县 / 62
途径延安东路，思倪瓒 / 66

辑三：疏离

低俗诗歌 / 69
铁轨 / 71
一个人的哀悼日 / 73
腹诽 / 74
车过广元 / 75
鹤子草 / 76

巴基斯坦	/ 78
即兴帖	/ 79
山居	/ 80
剥夺之书	/ 82
致爱人	/ 83
与明月书	/ 85
腹语术	/ 86
枯槁之颜	/ 88
烟雨楼	/ 90
乡村往事	/ 91
失败之书	/ 93
大雨将至	/ 94
蜀道	/ 95
河畔无岸	/ 96
致志愿者	/ 97
无人涉水	/ 99
降临	/ 100
彼得拉克：致M	/ 102
反复之境	/ 103
涉足城市	/ 105
抽象画	/ 107
婆婆丁	/ 108
捞鱼	/ 109
湘水	/ 110
再见李唐《万壑松风图》	/ 111
西洋风景画	/ 112
孤独诊断报告	/ 113

辑四：重置

关于中国的二十三个想象 / 117

白云工厂 / 127

《白云工厂》笺注 / 137

诗在诗外：在幽微与繁盛之间（后记） / 140

輯一：靜物

静安寺观雨

雨在这里毫不稀奇，它们
在恰当和不恰当的时间落下，

选择封闭一座城市，
又开启它。或者敲打车窗，

或者袭击公园里的森林。
而此刻，是我。

我站在地铁车站的门口，
手里拿着一部诗集，

但我不能去读。
也不能去问小贩，伞的价钱。

人们都在等待。而我
将那本写满事物的书，顶在头上，

冲向无人的街道。

2012-08-30

雪加速的姿态

先是松枝。延伸或者低垂，并非出于自身的意志。它急促的运动，是桦鼠的一次错误判断。而缓慢和跌落才是疼痛的初速度，用时间开启空间。云层密集，加深旷野的景深，一种平稳的情绪。河流表面的部分结冰，另一部分还在流淌，遵从它的上帝。^[1]然后，雪走进了植物的默不作声，完成一次迂回。这种变换形体，不过是为了接近自己，或别人的伤口。比如野兽的践踏，是带着绝望的双向迫害。这时候，雪就以肉食工厂的身份呈现，可它并不自觉。同样，关于卡车司机，它也一无所知。厌恶，或由它带来的喜悦，和存在无关。美丽，和存在无关，不像花朵。从享受创造开始：挤压，覆盖，发声，染色，回溯，

[1] 弗朗西斯·蓬热《水》：“白亮，无形，清凉，消极，固守着惟一的堕落：重力。”